

香港特区政府公布行政长官普选方案

一轮投票“得票最多者当选”

香港特区政府 22 日公布行政长官普选办法公众咨询报告及方案。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当日在立法会发表声明说,特区政府将建议全港合资格选民从提名委员会提名的 2 至 3 名候选人中,以“得票最多者当选”的方式选出行政长官人选,即只举行一轮投票。

林郑月娥说,只举行一轮投票,无须要求当选人取得半数以上有效票,而未经填划的选票则继续被视作无效选票处理。此建议不涉及基本法附件一的修改,

具体投票安排由本地法例规定。

林郑月娥指出,在考虑不同的投票制度时,我们需考虑该投票制度是否有利于选出获社会认同的人选、在实际操作上是否切实可行,以及是否简单易明,有助选民清晰表达其投票意向,以及选举所需的时间及资源也较少,这对行政长官产生办法本身已涉及不少程序(包括选民登记、组成提名委员会、推荐阶段、提名阶段、普选阶段等)来说,较有利选举过程的实际运作。

(据新华网)

“天网”行动重拳出击

全球通缉百名外逃人员

按照“天网”行动统一部署,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近日集中公布了针对 100 名涉嫌犯罪的外逃国家工作人员、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等人员的红色通缉令,加大全球追缉力度。

红色通缉令是由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的国际通报,其通缉对象是有关国家法律部门已发出逮捕令、要求成员国引渡的在逃犯。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十分重视同成员国执法机构的合作,多次通过国际刑

警组织发布红色通缉令。这次集中公布的 100 人包括外逃国家工作人员和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,都是涉嫌犯罪、证据确凿的外逃人员,已经由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缉令,正在全球范围追捕。中方通过国际刑警等渠道提请有关国家执法机构加强合作,协助将有关嫌疑人缉拿归案,并表示这次公布的只是其中一部分,今后对于涉嫌犯罪的外逃人员,依然要发现一起、通缉一起。

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

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负责人表示,全球通缉涉嫌犯罪的外逃国家工作人员和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是“天网”行动的重要措施,有利于加强国际合作,提高追逃追赃效率。当前,追逃追赃的力度逐步加大、方式不断创新,一张追捕外逃腐败分子的天网正在形成。我们将加强与有关国家的执法合作,充分运用各种资源,使腐败分子成为过街老鼠,人人喊打,坚决把他们抓回来绳之以法。

(据新华网)

女人不要跟男人抢地盘?

民政局婚姻登记处“创意”海报引争议

一幅“创意”海报,这两天把中国女人们惹毛了。这张张贴在北京西城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的海报宣称,女人要“做一个好主妇,好母亲,不要跟男人抢地盘”。昨天下午,该婚姻登记处工作人员回应,海报文案来自电视剧《婚姻保卫战》台词,原本挂在调解离婚的辅导室,用来平复离婚人士心情,目前已撤下。

已超 2 万 5 千多次。

“这文案简直亮瞎了我的双眼”“说好的男女平等呢?”……该微博下,议论者众多。多数网友认为,该海报张贴在婚姻登记处,代表的是官方的声音,“无法相信一个官方机构会宣扬这样一种思想。”

回应:摘自电视剧目前已撤下

昨日下午 2 时左右,该婚姻登记处一工作人员称,海报是请人做的,援引的是《婚姻保卫战》的台词,北京市婚姻家庭建设协会也审核过。记者查询发现,这句台词前半句是:婚姻就是一场男人和女人争夺话语权、经济权、掌控权的战争。

上述工作人员称,海报的本意是想平复前来办理离婚手续的人的心情,借此挽救破碎家庭。下午 3 时许,争议海报撤下,工作人员将写着“一生相随,挽手风雨,执子之手,与子偕老”新海报贴上墙。

(据《新京报》)

热议:无法相信是官方的声音

这幅海报上写:“做一个好主妇,好母亲,是女人最大的本事。为什么非要削尖了脑袋、累吐血,跟男人争资源、抢地盘呀?”配合文字的是一幅卡通漫画。

“西城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,我呵呵你一脸花露水儿。我发誓我生命的意义是自由的,绝不非要和男人和家庭捆绑在一起。我是女人,不需要男人和家庭就能定义的女人。”微博网友@张小蟋蟀对海报如此评价。截至昨日下午 1 点,该微博转发



秘密调查师 I

六十三

黄雀



永城 著

燕子手中的方向盘结实而冰冷。她轻轻抚摸着它,就像当年,她轻轻抚摸那张被碎玻璃割伤的英俊的脸。

绿灯闪烁后熄灭,红灯紧接着亮起来。人群匆匆走过。

燕子轻轻闭上眼。她努力把他从心里赶走。

一滴泪,悄然地落在她胸前。

燕子推开家门。有一种久违的感觉,尽管她只离开了不到三天。

三天前,这里除了她,还有老谭。

燕子扔了皮包,脱了鞋,光着脚上楼。她想倒在床上,不再起来。

床头柜上,却赫然放着一张纸。纸上歪歪扭扭的几行字:

“阿燕,我回芝加哥了。我知道你并不需要我,我在这里是多余的,只会和你吵架,让你难过。我走了,希望你能快乐一些。早餐在桌子上,牛奶在微波炉里。你要记得喝汤,汤料在橱柜里,干洗店里还有三件你的大衣,明天就可以取了。天冷了,出门要多穿一些。棕色的皮鞋鞋跟松了,要修过才能穿。”

燕子跳下床,赤脚跑进客厅。

电视关着,沙发空着。窗外夕阳西下。

其实燕子知道,信已在床头放了几天。只是那天早晨,她醒来之后,过于匆

忙地跑出卧室,没看见而已。她仿佛看到一个场景:天还黑着,或者微微发亮。老谭蹑手蹑脚走进卧室,把信放在床头柜上,然后一声不响地站着,默默注视着她。

燕子扬起头。头顶的水晶吊灯渐渐模糊,变成白花花的一团。好像十年前在机场,挥别父母时的感觉。

燕子快步走到电话机旁,按下芝加哥家里的号码。

铃声响过五遍,换作电话留言。燕子挂断电话,又拨老谭在美国的手机。铃声却根本没响。提示音用英语说:

“对不起,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”

燕子看看表。北京时间下午五点。芝加哥是凌晨三点。老谭昨天就回到芝加哥了。但餐厅的活儿累,他又有时差,此刻也许睡熟了。燕子轻轻放下电话,好像生怕把一万公里以外的老谭吵醒了。

隐约的手机铃声却从楼下传来。

燕子飞奔下楼,从皮包里摸出手机。

“我想起来了!”老方在电话里兴奋地叫。

“想起什么来了?”

“想起那个人是谁了!”

“哪个人?你刚才在医院门口看见的那个人?”

“是的!我真的见过他!上次你从斐济回来,我去机场接你,在机场见过他!他跟你坐同一趟航班的!”

“真的?你不会记错吧?机场那么多人……”

燕子半信半疑。

“要在一般人,肯定不会记得。但我干调查干了这么多年了,对人脸过目不忘的功夫还是有的!”

“那人长什么样?”

“中年男人,四十出头吧也就,有点儿胖,留着寸头……”

员工餐厅和簋街饭馆,飞速滑过燕子脑海。难道是他?!